

江雨朵
天下第二

第一话摇小二出山

我是个倒霉的人。

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不幸。

首先,我有个姐姐。这个姐姐非同一般,她花容月貌柳腰蛾眉眸似春水齿如编贝。我四岁时,她已号称天下第一美人。我十四岁时,她还是天下第一美人。面对她,我永远自叹弗如。我因此开始伏案苦读,发奋图强,用心良苦。我对自己说,外在条件是天生的,内在修为才是自身养成的。只要我努力,我就能当个天下第一才女。

不要觉得我的执着很奇怪。这世上的事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。我的生母是个妾氏,又称——如夫人。我清清白白一介美少女,却偏偏生来就低人一等,矮人一头。

姐姐有春兰秋菊两个丫环。我只有一个叫做

冬草。

姐姐得到一双龙凤金钗。我却只收到一支金步摇。

姐姐是四菜一汤的规格，我是一菜一粥的标准。

下人见了姐姐都恭恭敬敬，见到我却视若无睹。

我和姐姐打架。她骂我娘不过是个如夫人还敢纵女猖狂。

于是我问娘亲：“如是什么？”

娘亲说：“如——就是第二，就是一副手。你娘我，就是你爹的第二。第二比不了第一，在咱们家，你就永远比不上你姐。”

我悲愤，不过英雄不怕出身低！我誓要在其他地方赢回面子，争一个天下第一，万古流芳！

我四岁，姐姐十四岁时，我们一同上庙进香，引发人潮围观膜拜。我隐约听见若干民众说，姐姐长得像观音，而我则像如来佛。他们当我们是天人降世，一时间举国轰动。

我恼怒。尔等愚民，哪能看出我隐藏的天香国色！我苦心孤诣，百忍成钢。对能在他日打败姐姐深信不疑。

然，捱到十四岁，姐姐不过二十四岁。芳华正茂，风月最娇。

家中贵客来来往往，但他们永远只对姐姐大献殷勤对我则不屑一顾。

“虽然你也很美，但是往大小姐跟前一站，就只能沦为次品。”

你们相信么？这就是我的初恋情人，对我当面所放的厥词。

我当然知道，只要我再忍十年。等姐姐到了三十四岁，那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自然非我莫属。但这种需要他人让位才能得到的名号有何稀罕！况且我也没有那种一忍再忍的耐性。

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胜在脑筋灵活。当不了第一美女，我还可以当第一才女。这就是我发奋自强，挑灯夜读的真相。

爹爹说：“女孩子家，读那么多书，徒然惹人发笑。”

“那我换男装不就好喽。”我无比固执，女扮男装，化身潇洒少年郎，潜入我们金国皇帝开办的汉文学府。

忘了说，我姓萧名瑶娥，但我嫌它脂粉气太重，遂取谐音，改为潇洒无比的——萧遥折！

我纵览群书，从兵法到诗文，无不精通。以为此番定当折桂天下，却遇一可恨对手，处处胜我一筹。此人名为完颜合刺。我虽有心害他，苦于他身份高贵，乃是我们金太祖之孙。如此王尊，我十分忌憚。思来想去，如此煞费苦心，也不过是个第二名。这书读得真是好没意思。我灰心丧志，退学归家。

转念又想当个武官，天下第一高手，这名号也很赞。

于是我潜心学武，起步虽晚，但我天生慧苗根骨奇佳。众人皆赞我是学武奇材。我洋洋得意，背抵金枪，走遍十里八乡，欲效仿古人玩一个独孤求败。走到第四里三乡处，便遇一男子向我挑衅，要求决斗。我瞪眼一瞧，此人豹头环眼面目可憎。眉间一道青筋暗竖，隐含凶煞之相，当下暗暗心惊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妄称天下第一！”他对我横眉立目，显然对我特书于背的毛笔大字极为不满。

我暗道，英雄不吃眼前亏，只好委屈让他一步。

“我、我天下第二行了吧。”我好生悲愤，脱下外衫再补一横，以为这下可以逃过。

他却犹自愤慨：“天下第二那是老子！”

“嗤。”我大怒，“连一个老二你都要和我争！”

你姓甚名谁？”

“——金兀术！”男子红脸怒喝，“第一乃是吾敌岳飞！”

“……”我面色如土，“这个、那个……就不和你争了。”转身仓皇而逃，回到家中，藏于被中，抖若筛糠。

恨只恨自己生不逢时。如今一南一北，两个英雄。宋有将军岳飞，金有完颜宗弼（金兀术）。我学武太晚，十年之内，他们都是两岸双雄，一时无三，而我又是一个难以出头。

这人生真是好没意思，我翻来覆去，辗转难眠。

文比不过完颜合剌，武比不过完颜宗弼。这姓完颜的一家，天生就和我萧遥折过不去。这大金帝国，天生就和我萧遥折属性不合。

真想一气之下，投奔南国，当个天下第一间谍。然而听闻南国人才更多，早有个叫秦桧的预约了天下第一间谍的名号。

我气啊，你说他们怎么不能给年轻人留下一点发展余地？

我一个十五岁的如花少女，努力到这种地步，我容易吗我。难道就这样放弃夙心往志？当个平凡女子坐等嫁人？但是，上有美女姐姐压制，我就

算嫁，也不过嫁一个天下第二如意郎君。我的人生难道背负了“第二”的诅咒？

我不忿！

须知我是谁？我是脑瓜灵活机警多变的萧遥折。

我知这世间有一地名曰江湖，江湖上有一神鬼莫测之高手，人称鬼见愁。鬼见愁神仙人物形踪飘忽，绝代风华名满天下。

我要曲线救国，拜倒在他的门下！

须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——起点！

英雄不怕出身低是说给已成名的英雄听的。

而我败就败在生来是个老二。

这一次，我洗心革面就当再世为人。从此以后，天下人提起我时，只会记得我是天下第一高人的继承人！

我满面光鲜，霍然坐起。连夜收拾包裹，闯入江湖。

人常道鬼见愁独来独往，性情执拗。我不以为意，理由？废话！他要是随随便便与人相处，当他徒弟还有什么光荣。就是因为他千里独行，一旦多了一个我，才能惹眼出位。嘿嘿，我奸笑连连胸有成竹。须知这世间每个人生来便自有一擅长之处，

有人天生貌美，有人耳聪目明。而我！就天生擅长——路遇高人。

说起来真是惭愧，自我七八岁起，每每遇到之人，皆属龙章凤姿。也不知这老天爷他抱有什么目的，是为了让我自惭形秽呢，还是让我知难而退？

反正我随随便便走在街上，只要撞倒一人。嘿，定然非贵即贵。

我当下离家出走，游历江湖。一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一旦闻得鬼见愁的消息，便随即赶往当地探查。

我听闻鬼见愁白衣白发，绝代风华，料想他一定是个神仙人物虚怀若谷。我扮成落难弱女，楚楚可怜，倒卧路边，卖身葬犬。

不足半日，已有一打路人自愿将我营救回家，当然被我装进麻袋扔入后山打发。我专心致志，饰演苦主，只为等待目标人物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姗姗来迟。

曄——此人生得难以形容，就算我那天下第一美人的姐姐到了他的面前，也会变成如来佛！

还好我对美人大业一早死心，不然定是口喷鲜血横死当场效仿周郎指天狂呼‘既生瑜，何生亮’？

是的，他就硬是能美成这样！

在我目瞪口呆之际，他长袖飘飘，悠然而过。视我如路旁野狗，我却还心悦诚服。

呸——暗恋、暗恋、我暗恋他！

英雄救美已然失败。那么，美救英雄又如何？

我扮成店家，隐身于市，等待鬼见愁每月前来一次的日子，伺机在茶水中动手脚。

“小二。”美人扬手一招，我脚步虚浮险些栽倒。二、二个鬼！虽咬牙切齿诅咒这不幸的命运，但心怀鬼胎的我还得硬挤出一个谦逊的笑容，提着水壶卑微地上前弯腰。

“客官，您喝茶。”

嘿嘿，只待他喝下这杯毒茶，浑身酸软之际，我一早雇好的流氓地痞，便会群拥而起。到那时，我恢复真身，临危不惧，救他于水火边缘。他必然对我心生感激，我们四目相会无须言语，干柴烈火一触即发。

我心中暗怀鬼胎，外表却天衣无缝，扮作若无其事状，垂手敛容只待东窗事发。

然，茶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美人始终不见毒发。我好生疑惑，难道是剂量放错？

正思忖间，忽觉全身一阵乏力。美人举杯，冲我诡异一笑。我心道不妙，业已晚哉。

不知何时中了鬼见愁的阴招，我直挺挺倒于屋内，相约的地痞流氓趁势而发，竟冲我而来。

我冷冷只瞪他。他只微笑望我。

我们四目相对似有火焰流花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一个旋身踢飞狂徒宵小。气定神闲负手而立，笑吟吟扭身拱手：“这位公子好生眼熟。可是曾经见过？”

“上月初六，终南山下，卖身葬狗，狭路相逢。”我干干地答。

“不止吧。”他扳指数，“这一年半载，你跟我身后晃悠悠，究竟有何图谋？”

有何图谋？我瞪眼。我图名图色图财图利，乃是一个四图小人。但如今败落，哪还容得我猖狂。须知小人从不在失势时嚣张，当下扮作乖巧状。

“我对大人向往已久，夙心往志。有心追随，拜您为师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鬼见愁大感惊讶，立时弹来一只竹筷，解开我所中穴道，“原来如此，你何不直说？”

我皮笑肉不笑，活动酸麻的手腕。心想：直言？直言你肯收我为徒？

“这件事情非常简单。”鬼见愁微微一笑，伸出修长手掌，“给我钱。”

“啊？”我瞠目。

“学费五百金一年，书本费免，食宿费免。”他掏出怀中金算盘，当场精打细算，“……现在付不出也没关系，利息将从您的一生中慢慢扣除。”

“一生？”他当徒弟是包身工？我的暗恋旋即破灭，理智让我恢复清醒。我问：“拜你为师有何好处。”

“我才富斗盈，貌比飞天，千人千面无所不能，仙魔入世神鬼皆愁。”他一眨美眸，奇道：“不是你在求我吗？”

“但是……”我踌躇，“没想过你会同意得这么轻松啊。”

“人就是这点讨厌。”他摊手，“总把简单的事绕得太复杂。你是不是非得向我要个理由。”

“据说情节都要这么进展。”我点头。

“你今天想拜师父，我最近愿收徒弟。”鬼见愁瞪我，“我们一拍两合。这就是理由。”

我绝倒。

然而求仁得仁，也算不错。

当下与鬼见愁签字画押，结一个生死符。

我哈哈一笑，“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高人唯一的高徒。简称，天下第一徒。”

“谁说你是唯一的。”鬼见愁诧异。

“唉？”我更诧异。

“师父，你说来做单生意，怎么拖到这么晚？”清脆的嗓音不适时地插入，门帘一挑，出现一个痞里痞气的小美女，交加双臂，倚门贼笑。

鬼见愁玉手轻挥：“我来介绍，这是我的大徒弟，你的师姐——温小柔。”

我呆滞。

“那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二徒弟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”他眯眼展开手中白缎，重新审视师徒契约，“甲方：鬼见愁。乙方：萧遥折。原来你叫萧遥折。”

我依然呆滞。

“这名字好生古怪。逍遥本应无拘天地，你打了折扣还怎么逍遥。”他不爽地摇头，“这小气名字我记不住，以后叫你小二就是了。”

我手捧心口，轰然倒地。

难道我是天生老二，命中注定？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自我跟随鬼见愁，年来岁去，暑尽冬来，不觉已

有一段时日。日日只是洗笔研墨，权充免费书童。鬼见愁不晓得被什么迷失了心志，每次回来，必定带回一个小孩儿，托师姐照管。

我与师姐常常私议，这些毛头是否都为师父私生子女，但天南海北血统不一又着实与他不尽相似。总之，这幼稚园保姆般的生涯与我想象中天下第一徒的风光，委实相差天渊。

我虽有心潜逃，又怕师父责怪。

难道我龙章凤姿一代奇才就要平白终老山涧？

正当我悲叹嗟伤自怜自哀之际，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。

“小二，你且随我来。”站在摇曳山花间的神仙人物，略略皱眉，冲我一勾手指。

我忙不迭甩开正在洗濯的尿布，跟随师父步入草堂。

师父说：“如今有一件大事，需要为师去做。但我另有一件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，无法分身，需得你出山前去帮忙。”

我又惊又喜，知道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但还得扮作勉强为难状。

“遥折资历尚浅，恐怕有负师父重托，不如将此事交给师姐处理。”我虚情假意故作推诿。

“原本打算让小柔去，偏偏徒大不由师，她与人私奔了。”师父一声长叹，摸摸我的后脑勺，感慨万千地说道：“还是男孩子好。”

我忍气吞声，不愿提醒他我也是个女人的事实。反正徒弟随年递增，鬼见愁记性不好，且不与他一般见识。

“那么师父想让我去做什么呢？”我仰脸扮作天真。鬼见愁常年与两朝高官俱有业务往来，江湖草判，大内闲官，端是一个金牌双面间谍。随便出手，也是惊雷事件。我暗中握拳，知道我萧遥折横空出世的日子，已不远矣。

“眼下有两桩大事。”师父娓娓道来，“第一件，是临安秦相公的委托，要我们暗杀岳飞。”

“不不不。”我摇头如波浪鼓，瞪眼如凸目金鱼。岳飞那是何许人物？和他生逢同时，已是萧遥折此生不幸。避之唯恐不及，哪里还敢上送上门去。俺的哲学即是——宁当鸡头，不做凤尾。

“那么此事由我来做，你去干那第二件好了。”师父微笑，并不与我计较，“进宫给皇帝做保镖如何？”

我面色如土。须知我这个人平生最爱见人拿份充当老大。你要我进宫？对皇帝三步九拜十叩

首。我自然不肯，宁死不屈。

“大内高手无数，何必钦点我们去做保镖？”

“你有所不知。”师父说，“这两桩事其实都是一件事，只是委托人不同。秦相公要害岳将军，皇帝虽然也是这个意思，但他又怕岳飞的旧部因此生了嫌隙，去刺杀他。反正他打算在今年四月，把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等都召回临安，伺机而变。担心有所差池，所以才要为师前去保全。”

“纯属多此一举。”我皱眉，“岳飞要反他那是轻而易举。既然忍到现在，那自然全无二心。”所以我向来不欣赏岳某人，倒不是因为自知比不上他，实在是无法理解这个人的心思。岳飞和韩信，都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物。平白拥有足以当老大的资质与机会，偏偏刚正不阿忠心不二。一个在背后刺个精忠报国，一个到了临死才说什么他有帝王之相。既然自认为盖世英雄，怀抱惊天志向，何不取而代之，自立为王！到那时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想打金兵就打金兵，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，也不用表演怒发冲冠的超能力。做人要从实际出发，英雄枭雄你且先得是个男人吧。连老婆孩子都不能保全，还在那里拍栏杆，破坏建筑，真正惹厌。

“你知道什么叫帝王？”师父教训我说，“那就

是全天下都明白这件事不可能发生，只有他独个不明白，或者装作不明白。帝王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众人皆醒他独睡。反正他一定要和大家持相反观点，才能保证孤家寡人与众不同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我点头，“高人就是要彻头彻尾脱离群众。”

“答对。”师父与我对掌一击，“那么现在二选一，在保护奸党与暗害忠良之间，你我各择其一。”

我抓头苦思，保护奸佞听来便是豺狼走狗，完全没有气势。然而暗害忠良，则是个超级反派第一男配角。

“我、我选前者。”吞下一口口水，我萧遥折知难而上。绾起衣袖，豁出去了！

“请给我匕首，毒药，蹿天猴！”

“你要这些何用？”师父瞠目。

“此乃古今相宜的暗杀者必备工具，专司背后捅刀子上风抖手帕拐角放烟花——攻其不备。”

“下山后别跟人说你是我老二。”师父鄙视我，“老土。”

“您放心好了，那么丢脸的称谓，打死我也不说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杀人最高境界是不用自己动手。”

“所以秦相公借刀杀人，让我们动手啊。”

“你这白痴。”师父敲我，“买凶杀人这种小事，不是我们大宋第一间谍的作为！”

“那究竟要怎么个杀法。”我困惑，为了早日成为天下第一小人，我可以尽量谦虚。

“是这样的。”师父拉我至下风处，分明四野荒郊，他还得先探视左右，确定无人这才娓娓道来，“圣上早就打定主意要岳飞死。你可知这内中缘由？”

我冷嗤，此人实在太瞧我不起。

“此事天下人皆知！建炎三年，金人攻到扬州。赵构被吓得慌忙逃跑从此不能人道，岳飞还偏偏一再提什么立太子！主观错误纯属故意！面子问题大于天，赵构不恨他就不是个男人。”

“说得好。”师父再问，“那为啥，赵构能忍到今日呢。”

“废话！”我振袖，“一日没有岳飞，金人便兵临城下！”

“说得对。”师父满意，“是谁让岳飞有命活到今天，其实就是那个金兀术！”

“呸——”我震惊，“原来此二人非但是棋逢对手，更是情逢敌手！还有这生死关系相辅相成。”

“不要胡搅蛮缠。”师父嫌我用词轻薄，轻轻蹙眉，“总之，只要大金和大宋议和，两国自此不再开战，大宋有没有岳飞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到那时，皇帝想拿他怎么着，就拿他怎么着。”

“那他究竟想拿他怎么着呢……”我挑高眉梢，表情古怪，但觉此事颇值深思。

“那不是你或者我该管的事。”师父轻描淡写道，“那是秦相公的问题。他们的三角关系，我们不要插手。总之，你的任务现在就是跑一趟大金，当一回间谍，传达一下大宋皇帝陛下想要议和的心情。只要宋金议和，岳飞就注定报销。”

“这杀人计划真是尽极委婉美学深得我心。”我歪头，“可是金国凭什么同意配合呢。”

“那就不是为师我的问题了。”师父双手一摊，状极无辜，“我当大内保镖，你作大内密探。分工合作，此事既定，难题便须自行解决。”

我错愕。但觉落入一个圈套，还是我心甘情愿跳进去的。

我一介弱质女流，双肩羸弱，平白背负一个如此重任。环顾四野，俯瞰苍生。哗——平生初次，心中如此充实！但觉这天下走向，尽在我一念之间。